



梅月堂

金鰲新話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5
970



所屬 408
部 200150
80167

所屬 HK
中村徳文庫
番 9031
小番 1

梅月堂金鰲新話

梅月堂金鰲新話

○萬福寺樗蒲記

南原有梁生者。早喪父母。未有妻室。獨居萬福寺之東房外。有梨花一株。方春盛開。如瓊樹銀堆。生每月夜。逡巡朗吟其下。詩曰。

一樹梨花伴寂寥。可憐辜負月明宵。青年獨臥孤窓畔。何處玉人吹鳳簫。

翡翠孤飛不作雙。鴛鴦失侶浴晴江。誰家有約敲碁子。夜卜燈花愁倚窓。

吟罷忽空中有聲曰。君欲得好速。何憂不遂。生心喜。

梅月堂

昭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
中村氏贈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華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梅月堂金鰲新話

之明日即三月二十四日也。州俗燃燈於萬福寺祈
福。士女駢集。各呈其志。日晚梵罷。人稀。生袖擲蒲擲
於佛前。曰。吾今日與佛欲鬪。蒲戲若我負。則設法筵
以賽。若佛負。則得美女。以遂我願耳。祝訖。遂擲之。生
果勝。即跪於佛前。曰。業已定矣。不可誰也。遂隱於几
下。以候其約。俄而有一美姬。年可十五六。鬢淡飾
儀容。婢灼如仙。妹天妃。望之儼然。手携油瓶。添燈插
香。三拜而跪。噫而歎曰。人生薄命。乃如此邪。遂出懷
巾狀詞。獻於卓前。其詞曰。某州某地。居住何氏。某竊
以曩者邊方失禦。倭寇來侵。于戈滿目。烽燧連年。艾

蕩室廬。虜掠生民。東西奔竄。左右逋逃。親戚僮僕。各
相亂離。妾以蒲柳弱質。不能遠逝。自入深閨。終守幽
貞。不為行露之治。以避橫逆之禍。父母以女子守節
不爽。避地僻處。僑居草野。已三年矣。然而秋月春花
傷心。虛度野雲流水。無聊送日。幽居在空谷。歎平生
之薄命。獨宿度良宵。傷彩鸞之獨舞。日居月諸。魂銷
魄喪。夏夕冬宵。膽裂腸摧。惟願覺皇。曲垂憐愍。生涯
前定。業不可避。賦命有緣。早得歡娛。無任懇禱之至。
女既投狀。嗚咽數聲。生於隙中。見其姿容。不能定情。
揆出而言曰。向者投狀為何事也。見女狀辭。喜溢於

面謂女子曰。子何如人也。獨來于此。女曰。妾亦人也。夫何疑訝之有。君但得佳匹。不必問名姓。若是其顛倒也。時寺已頽落。居僧住於一隅。殿前只有廊廡。蕭然獨存。廊盡處有板房甚窄。生挑女而入。女不之難。相與講歡。一如人間。將及夜半。月上東山。影入窓阿。忽有梵音。女曰。誰耶。將非侍兒來耶。兒曰。唯。向日娘子行不過中門。履不容數步。昨暮偶然而出。一何至於此極也。女曰。今日之事。益非偶然。天之所助。佛之所佑。逢一粲者。以為偕老也。不告而娶。雖明教之法典。式然以邀。亦平生之奇遇也。可於茅舍取酒。席酒。

果來侍兒。一如其命。而往設筵於庭。時將四更也。鋪陳几案。素淡無文。而醪醴馨香。定非人間滋味。生雖疑。惟談笑清婉。儀貌舒遲。意必貴家。處子踰牆而出。亦不之疑也。觴進。命侍兒歌。以侑之。謂生曰。兒定仍舊曲。請自製一章。以侑如何。生欣然應之。曰。諾。乃製清江紅一闋。命侍兒歌之。曰。

惻惻春寒。羅衫薄。幾回腸斷。金鴨冷。晚山凝黛。暮雲張繖。錦帳鴛衾。無與伴。寶釵半倒。吹龍管。可惜許。光陰易跳。九中情。憑燈無焰。銀屏短。徒教淚。誰從歎。喜。今宵那律。一吹回暖。破我佳城。千古恨。細

歌金縷傾銀椀。悔昔時抱恨蹙眉兒。眼孤館。

歌竟女愀然曰。曩者蓬島失當時之約。今日瀟湘有
故人之逢。得非天幸耶。郎若不我遐棄。終奉巾櫛。如
失我願。永隔雲泥。生聞此言。一感一驚。曰。敢不從命。
然其態度不凡。生熟視所為。時月掛西峯。鷄鳴荒村。
寺鍾初擊。曙色將暝。女曰。兒可撤席而歸。隨應隨滅。
不知所之。女曰。因緣已定。可同携手。生執女手。經過
間閭。犬吠於籬。人行於路。而行人不知與女同歸。但
曰。生早歸。何處生。荅曰。適醉卧萬福寺。投故友之村
墟也。至詰朝。女引至草莽間。零露灑灑。無逕路可遵。

生曰。何居處之若此也。女曰。媼婦之居固如此耳。女
又詭曰。於邑行路。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生又詭之曰。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吟而笑傲。
遂同去。開寧洞。蓬蒿蔽野。荆棘參天。有一屋小而極
麗。邀生俱入。裊裊帳幃。幃極整。如昨夜所陳。留三日。歡
若平生。然其侍兒美而不黠。器皿潔而不文。意非人
世。而繾綣意篤。不復思慮已。而女謂生曰。此地三日
不下三年。君當還家。以顧生業也。遂設離宴。以別生。
悵然曰。何遽別之速也。女曰。當再會。以盡平生之願。
余今日到此。弊居必有夙緣。宜見鄰里。族親如何。生

日。謂即命侍兒報四鄰以會其一日鄭氏其二日吳氏其三曰金氏其四曰柳氏皆貴家巨族而與女子同閨閉親戚而處子者也性俱溫和風韻不常而又聰明識字能為詩賦皆作七言短篇四首以贖鄭氏態度風流雲鬢掩贖乃噫而吟曰

春宵花月兩嬋娟長把春愁不記年自恨不能如比翼雙雙相戲舞青夫

漆燈無焰夜如何星斗初橫月半斜惆悵幽宮人不到翠衫撩亂鬢鬢駸

標梅情約竟蹉跎辜負春風事已過枕上淚痕幾

圓點滿庭山雨打梨花

一春心事已無聊寂寞空山幾度宵不見藍橋經過客何年裝航遇雲翹

吳氏了鬢妖弱不勝情態繼吟曰

寺裏燒香歸去來金錢暗擲竟誰媒春花秋月無窮恨銷却樽前酒一杯

溥溥曉露浥桃腮幽谷春深蝶不來却喜隣家銅鏡合更歌新曲酌金罍

年年燕子舞東風腸斷春心事已空羨却芙蓉猶血帶夜深同浴一池中

一層樓在碧山中，連理枝頭花正紅。却恨人生不如樹，青年薄命淡疑瞳。

金氏整其容儀，儼然染翰，責其前詩，活佚太甚而言曰：今日之事不必多言，但叙光景，胡乃陳懷以失其節。傳鄙懷於人間，遂朗然賦曰：

杜鵑鳴了五更風，寥落腥河已轉東。莫把玉蕭重再弄，風情恐與俗人通。

滿酌烏程金叵羅，會須取醉莫辭多。明朝捲地東風惡，一段春光奈夢何。

綠紗衣袂懶來垂，絃管聲中酒百卮。清興未闌歸

殊可更將新語製新詞。

幾年塵土惹雲鬟，今日逢人一解顏。莫把高唐神境事，風流話柄落人間。

柳氏淡粧素服不甚華，麗而法度有常。沉默不言，微笑而題曰：

確守幽貞經幾年，香魂玉骨掩重泉。春宵每與姮娥伴，叢桂花邊愛獨眠。

却笑東風桃李花，飄飄萬點落人家。平生莫把青蠅點，誤作崑山玉上瑕。

脂粉慵拍首似蓬塵埋香匣，綠生銅。今朝幸預鄰

家宴羞看冠花別樣紅

娘娘今配白面郎。天定因緣契闊香。月老已傳琴瑟線。從今相待似鴻光。

女乃感柳氏終篇之語。出席而告曰。余亦粗知字畫。獨無語乎。乃製近體七言四韻。以賦曰。

開寧洞裏抱春愁。花落花開感百憂。楚峽雲中君不見。湘江竹下泣盈眸。晴江日暖鴛鴦並。碧落雲銷翡翠遊。好是同心雙綰結。莫將紈扇怨清秋。生亦能文者。見其詩法清高。音韻鏗鏘。嗚呼。不巳。即於席前走書古風長短篇一章。以答曰。

今夕何夕見此仙。姝花顏何婢。灼灼綵霞似櫻珠。風騷尤巧妙。易安當含糊。織女投機下天津。嫦娥拋杵離清都。靚粧照此玳瑁筵。羽觴交飛清讌娛。殢雨尤雲雖未慣。淺斟低唱相怡愉。自喜誤入蓬萊島。對此仙府風流徒。瑤漿瓊液溢芳樽。瑞腦霧噴金猊爐。白玉床前香屑飛。微風撼彼青莎厨。真人會我合盞卮。綵雲冉冉相縈紆。君不見文蕭遇彩鸞。張碩逢杜蘭。人生相合定有緣。會須舉白相關。珊瑚娘子何為出。輕言道我掩棄秋風紈。世世生為配耦。花前月下相盤桓。

酒盡相別。女出銀椀一具以贈生曰。明日父母飯我于寶蓮寺。若不遺我。請遲于路上同歸。梵宇同觀。父母如何。生曰。諾。生如其言。執椀待于路上。果見巨室。右族薦女子之大祥。車馬駢闐。上于寶蓮。見路傍有一書生執椀而立。從者曰。娘子殉葬之物已爲他人所偷矣。主曰。如何從者曰。此生所執之椀。遂聚馬以問生。如其前約以對。父母感訝良久曰。吾止有一女子。當寇賊傷亂之時。死於干戈。不能窺窀。殯于開寧寺之間。因循不葬。以至於今。今日大祥已至。暫設齋筵。以追冥路。君如其約。請俟女子以來。願勿愕也。言

訖先歸。生佇立以待。及期果一女子從侍。媿腰褭而來。卽其女也。相喜携手而歸。女入門禮佛。投于素帳之內。親戚寺僧皆不之信。唯生獨見。女謂生曰。可同茶飯。生以其言告于父母。父母試驗之。遂命同飯。唯聞匙筋聲。一如人間。父母於是驚歎。遂勸生同宿帳側。中夜言語琅琅。人欲細聽。驟止其言曰。妾之犯律自知甚明。少讀詩書。粗知禮義。非不諳寒裳之可愧。相鼠之可赧。然而久處蓬蒿。拋棄原野。風情一發。終不能戒。曩者梵宮祈福。佛殿燈香。自嘆一生之薄命。忽遇三世之因緣。擬欲荆釵椎髻。奉高節於百年。羣

酒縫裳修婦道於一生自恨業不可避冥道當然歡
娛味極哀別遽至今則步蓮入屏阿香輾車雲雨霽
於陽臺烏鵲散於天津從此一別後會難期臨別悽
惶不知所云送魂之時哭聲不絕至于門外但隱隱
有聲曰冥數有限慘然將別願我良人無或踈隔哀
哀父母不我匹兮漠漠九原心糾結兮餘聲漸滅嗚
哽不分父母已知其實不復疑問生亦知其爲鬼尤
增傷感與父母聚頭而泣父母謂生曰銀枕任君所
用但女子有田數頃蒼赤數人君當以此爲信勿忘
吾女子翌日設牲牢明酒以尋前迹果一殯葬處也

生設奠哀慟焚楮鏹于前遂葬焉作文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溫麗長而清淳儀容侔於西施詩賦高
於淑真不出香閨之內常聽鯉庭之箴逢亂離而
璧完遇寇賊而珠沉托蓬蒿而獨處對花月而傷
心腸斷春風哀杜鵑之啼血膽裂秋霜歎紈扇之
無緣嚮者一夜邂逅心緒纏綿雖識幽冥之相隔
實盡魚水之同歡將謂百年以偕老豈期一夕而
悲酸月窟駘鸞之妹巫山行雨之娘地黯黯而莫
歸天漠漠而難望人不言兮恍惚出不逝兮蒼茫
對靈幃而掩泣酌瓊漿而增傷感音容之窈窕想

言語之琅琅。嗚呼哀哉。尔性聰慧。尔氣精詳。三魂
縱散。一靈何上。應降臨而陟庭。或薰蒿而在傍。雖
死生之有異。庶有感於些章。

後極其情哀。盡賣田舍。追薦再三夕。女於空中唱曰。
蒙君薦拔。已於他國為男子矣。雖隔幽冥。寔深感佩。
君當復修淨業。同脫輪回。生後不復婚嫁。入智異山。
採藥不知所終。

李生窺牆傳

松都有李生者。居駱駝橋之側。年十八。風韻清邁。天
資英秀。常詣國學。讀詩路傍。善竹里有巨室。處子崔

氏。年可十五六。態度艷麗。工於刺繡。而長於詩賦。世
稱風流李氏子。窈窕崔家娘。才色若可餐。可以療飢
腸。李生嘗挾冊詣學。常過崔氏之家。北牆外垂楊裊
裊。數十株環列。李生憇於其下。一日窺牆內。名花盛
開。蜂鳥爭喧。傍有小樓。隱映於花叢之間。珠簾半掩。
羅幃低垂。有一美人。倦繡停針。支頤而吟曰。

獨倚紗窗刺繡遲。百花叢裏轉黃鸝。無端暗結東
風怨。不語停針有所思。

路上誰家白面郎。青衫大帶映垂楊。何方可化堂
中燕。佞掠珠簾斜度牆。

生聞之不勝伎癢然其門戶高峻庭圍深邃但快快而去還時以白紙一幅作詩三首繫尾磔投之曰

平山六六霧重回半露尖峯紫翠堆惱却襄王孤枕夢肯爲雲雨下陽臺

相如欲挑身文君多少情懷已十分紅粉墻頭桃李艷隨風何處落續粉

好因緣邪惡因緣空把愁腸日抵年二十八字媒已就藍橋何日遇神仙

崔氏命侍婢香兒往見之卽李生詩也披讀再三心自喜之以片簡又書八字投之曰將子無疑昏以爲

期生如其言乘昏而往忽見桃花一枝過墻而有搗
鼻之影往視之則以鞦韆絨索繫竹堦下垂生攀緣
而踰會月上東山花影在地清香可愛生意謂已入
仙境心雖竊喜而情密事秘毛髮盡豎回盼左右女
已在花叢裏與香兒折花相戴鋪芻僻地見生微笑
口占二句先唱曰

桃李枝間花富貴鴛鴦枕上月嬋娟
生續吟曰

他時漏洩春消息風雨無情亦可憐
女變色而言曰本欲與君終奉箕箒永結歡娛卽何

言之若是遽也。妾雖女類，心意泰然。丈夫意氣，肯作此語乎？他日聞中事洩，親庭譴責，妾以身當之。香兒可於房中賚酒果，以進兒如命而往。四座寂寥，聞無人聲。生問曰：此是何處？女曰：此是北園中小樓下也。父母以我一女，情鍾甚篤，別構此樓于芙蓉池畔。方春時，名花盛開，欲使我從侍兒遨遊耳。親闈之居，闈閣深邃，雖笑語啞喉，亦不能卒尔相聞也。女酌絳蟻，下卮勸生，口占古風一篇曰：

曲闌下壓芙蓉池，池上花叢人共語。香霧霏霏春融融，製出新詞歌白紵。月轉花陰入甍甍，共挽長

條落紅雨。風攪清香襲衣，賈女初踏春陽舞。羅衫輕拂海棠枝，驚起花間宿鸚鵡。

生卽和之曰：

誤入桃源花爛熳，多少情懷不能語。翠鬢雙縮金釵低，楚楚春衫裁綠紵。東風初拆並蒂花，莫使繁枝戰風雨。飄飄仙袂影婆娑，叢桂陰中素娥舞。勝事未了，愁必隨。真製新詞教鸚鵡。

飲罷，女謂生曰：今日之事，必非少緣。郎須尾我以遂情款。言訖，女從北窓入。生隨之，樓梯在房中，緣梯而昇，果其樓也。文房几案極其濟楚，一壁展煙江疊嶂。

圖幽篁古木圖皆名畫也。題詩其上。詩不知何人所
作。其一曰。

何人筆端有餘力。寫此江心千疊山。壯哉方壺三
萬丈。半出縹緲烟雲間。遠勢微茫幾百里。近見峯
嶺青螺。巖滄波森森浮遠空。日暮遙望愁鄉關。對
此令人意蕭索。疑泛湘江風雨灣。

其二曰

幽篁蕭颯如有聲。古木偃蹇如有情。狂根盤屈惹
莓苔。老幹夭矯排風雷。胸中自有造化窟。妙處豈
與傍人說。章偃與可已為鬼。漏洩天機知有幾。晴

窓喀然淡相對。愛看幻墨神三昧。

一壁貼四時景。各四首。亦不知其何人所作。其筆則
摹松雪真字。體極精妍。其一幅曰。

芙蓉帳暖香如縷。窗外霏霏紅杏雨。樓頭殘夢五
更鍾。白舌啼在辛夷塢。

燕子日長閉閣深。懶來無語停金針。花底雙雙蝶
蝶飛。爭趁落花庭院陰。

嫩寒輕透紵羅裳。空對春風暗斷腸。脉脉此情誰
料得。百花叢裏舞鴛鴦。

春色深藏黃四家。深紅淺綠映窓紗。一庭芳草春

心苦輕揭珠簾看落花。

其二幅曰

小麥初胎乳燕斜。南園開徧石榴花。綠窗兒女弄
刀響。擬試紅裙剪紫霞。

黃梅時節雨廉纖。鷓鴣槐陰燕入簾。又是
一年風景老。棟花零落笋生尖。

手拍青杏打鷓兒。風過南軒日影遲。荷葉已香池
水滿。碧波深處浴鸕鷀。

藤床筠簟浪波紋。屏畫瀟湘一抹雲。懶慢不堪醒
午夢。半窗斜日欲西曛。

其三幅曰

秋風策策秋露凝。秋月娟娟秋水碧。一聲二聲鴻
鴈歸。更聽金井梧桐葉。

床下百虫鳴唧唧。床上佳人珠淚滴。良人萬里事
征戰。今夜玉門關月白。

新衣欲製剪刀冷。低喚了兒呼熨斗。熨斗火銷金
未省。細撥秦箏又搔首。

小池荷盡芭蕉黃。鴛鴦尾上粘新霜。舊愁新恨不
能禁。况聞蟋蟀鳴洞房。

其四幅曰

一枝梅影向窓橫。風緊西廊。月色明。爐火未銷。金
筋撥。旋呼丫髻。換茶鐘。

林葉頻驚。半夜霜回。風飄雪入。長廊無端。一夜相
思。夢都在。冰河古戰場。

滿窓紅日似春溫。愁鎖眉峯。著睡痕。膽瓶小梅。腮
半吐。含羞不語。綉雙鴛。

剪剪霜風掠北林。寒鳥啼月正關心。燈前為有思
入淚。滴在穿絲小控針。

一傍別有小室一區。帳褥衾枕亦甚整麗。帳外焚麝
臍。燃蘭膏。熒煌映徹。恍如白晝。生與女極其情歡。遂

留數日。一日生謂女曰。先聖有言。父母在遊必有方。
而今我定省已過三日。親必倚閭而望。非人子之道
也。女惻然而領之。踰垣而遣之。生自是以後無夕而
不往。一夕李生之父問曰。汝朝出而暮還者。將以學
先聖仁義之格言。昏出而曉還。當為何事。必作輕薄
子。踰垣墻。折樹檀耳。事如彰露。人皆譴我。教子之不
嚴。而如其女定是高門右族。則必以爾之狂狡穢彼
門戶。獲戾人家。其事不小。速去。嶺南率奴隸。監農。勿
得復還。節於翌日。謫送蔚州。女每夕於花園待之。數
月不還。女意其得病。命香兒密問於李生之鄰。鄰人

曰李郎得罪於家君去嶺南已數月矣女聞之臥疾
在床輾轉不起水漿不入於口言語支離肌膚憔悴
父母恠之問其病狀暗暗不言搜其箱篋得李生前
日唱和詩擊節驚訝曰幾乎失我女子矣問曰李生
誰耶至是女不復隱細語在咽中告父母曰父親每
親鞠育恩深不能相匿竊念男女相感人情至重是
以標梅追吉咏於周南威匪之凶戒於義易自將蒲
蘿托木已作媚兒之行罪已貫盈累及門戶然而彼
狡童兮一偷賈香千生喬怨以耿耿之弱軀悉悄悄

之獨處情念日深沉痾日篤濱於死地將化窮鬼父
母如從我願終保餘生倘違情款斃而有已當與李
生重遊黃壤之下誓不登他門也於是父母已知其
志不復問病且警且誘以寬其心復修媒妁之禮問
于李家李氏問崔家門戶優劣曰吾家豚犬雖年少
風狂學問精通身彩似人所冀捷龍頭於異日白鳳
鳴於他年不願速求婚媾也媒者以言返告崔氏復
遣曰一時朋伴皆稱令嗣才華邁人今雖蟠屈豈是
池中之物宜速定嘉會之晨以合二姓之好媒者又
以其言返告李生之父曰吾亦自少把冊窮經年老

無成奴僕連逃親戚寡助生涯踈闊家計伶俜而况
巨家大族豈以一人寒儻留意爲贅郎乎是必好事
者過譽吾家以誣高門也媒又告崔家崔家曰納采
之禮幾束之事吾盡辦矣宜差穀且以定花燭之期
媒者又返告之李家至是稍回其意即遣人召生問
之生喜不自勝乃作詩曰

破鏡重圓會有時天津烏鵲助佳期從今月老纏
繩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女聞之病亦稍愈又作詩曰

惡因緣是好因緣盟語終須到底圓共輓鹿車何

日是倩人扶起理花鈿

於是擇吉日遂定婚禮而續其弦焉自同牢之後夫
婦愛而敬之相待如賓雖鴻光鮑桓不足言其節義
也生翌年捷高科登顯仕聲價聞于朝著辛丑年紅
賊據京城王移福州賊焚蕩室廬鬻人畜夫婦親
戚不能相保東奔西竄各自逃生生挈家隱匿窮崖
有一賊拔劍而逐生奔走得脫女爲賊所虜欲逼之
女大罵曰虎鬼殺咱我寧死葬於豺狼之腹中安能
作狗彘之匹乎賊怒殺而剛之生竄于荒野僅保餘
軀聞賊已滅遂尋父母舊居其家已爲兵火所焚又

至女家。廊廡荒涼。鼠啣鳥喧。悲不自勝。登于小樓。投
 淚長噓。奄至日暮。塊然獨坐。佇思前遊。宛如一夢。將
 及二更。月色微吐。光照屋梁。漸聞廊下有楚然之音。
 自遠而近。至則崔氏也。生雖知己死愛之甚篤。不復
 疑訝。遽問曰。避於何處。全其軀命。女執生手。慟哭下
 聲。乃叙情曰。妾本良族。幼承庭訓。工刺繡裁縫之事。
 學詩書仁義之方。但識閨門之治。豈解境外之修。然
 而一窺紅杏之墻。自獻碧海之珠。花前一笑。恩結平
 生。帳裏重蓮。情愈百年。言至於此。悲慟曷勝。將謂偕
 老而歸居。豈意橫折而顛溝。終不委身於豺虎。自取

磔肉於泥沙。固天性之自然。匪人情之可忍。却恨一
 別於窮崖。竟作分飛之匹鳥。家亡親沒。傷帶魄之無
 依。義重命輕。幸殘軀之免辱。誰憐寸寸之灰心。徒結
 斷斷之腐腸。骨骸暴野。肝膽塗地。細料昔時之歡娛。
 適為當日之愁冤。今則鄒律已吹於幽谷。倩女再返
 於陽間。蓬萊一紀之約。綢繆聚窟三生之香芬。郁重
 契闊於此時期。不負乎前盟。如或不忘。終以為好。幸
 即其許之乎。生喜且感曰。固所願也。相與歎曲抒情。
 言及家產被寇掠有無。女曰。一分不失。埋於某山。其
 谷也。又問兩家父母骸骨安在。女曰。暴棄某處。叙情

罷同寢極歡如昔。明日與生俱往尋瘞處。果得金銀
數錠。及財物若干。又得收拾兩家父母骸骨。買金賣
財。各合葬於五冠山之麓。封樹祭獻。皆盡其禮。其後
生亦不求仕宦。與崔氏居焉。幹僕之逃。生者亦自來
赴。生自是以後。懶於人事。雖親戚賓客。賀吊杜門不
出。常與崔氏或酬或和。琴瑟偕和。荏苒數年。一夕女
謂生曰。三遇佳期。世事蹉跎。歡娛不厭。哀別遽至。遂
嗚咽數聲。生驚問曰。何故至此。女曰。冥數不可躲也。
天帝以妾與生緣分未斷。又無罪障。假以幻體。與生
暫割愁腸。非久留人世。以惑陽人。命婢兒進酒歌玉

樓春一闋以侑生歌曰。

干戈滿目交揮處。玉碎花飛。鴛鴦失侶。殘骸狼籍。竟
誰埋。血污遊魂無與語。高唐一下。巫山女。破鏡重
分。心慘楚。從茲一別。兩茫茫。天上人間音信阻。
每歌一聲。飲泣數下。殆不成腔。生亦悽惋不已。曰。寧
與娘子同入九泉。豈可無聊。獨保殘生。向者傷亂之
後。親戚僮僕。各相亂離。亡親骸骨。狼籍原野。儻非娘
子。誰能負埋。古人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在
娘子。天性之純孝。人情之篤厚也。感激無已。自愧可
勝。願娘子淹留人世。百年之後。同作塵土。女曰。李郎

之壽剩有餘紀。妾已載鬼錄，不能久視。若固眷戀人間，違犯條令，非唯罪我，兼亦累及於君。但疾之遺骸，散於某處，倘若垂恩，勿暴風日相視。泣下數行云：李郢珍重，言訖漸滅，了無踪迹。生拾骨附葬于親墓傍。既葬，生亦以追念之，故得病數月而卒。聞者莫不傷歎而慕其義焉。

○醉遊浮碧亭記

平壤古朝鮮國也。周武王克商，訪箕子，陳洪範九疇之法。武王封于此地，而不臣也。其勝地則錦繡山、鳳凰臺、綾羅島、麒麟窟、朝天石、楸南墟，皆古跡。而永明

寺、浮碧亭其一也。永明寺即東明王九梯宮也。在郭外東北廿里。俯瞰長江，遠矚平原，一望無際，真勝境也。晝舸商舶，晚泊于大同門外之柳磯，留則必游流而上。縱觀于此，極歡而旋。亭之南有鍊石層梯，左曰青雲梯，右曰白雲梯，刻之于石，立華柱以爲好事者玩。天順初，松京有富室洪生，年少美姿容，有風度，又善屬文。值仲秋望，與同伴抱布，饋絲于箕城。泊舟，艤岸城中，名娼皆出，聞閣而相視。城中有故友李生，設宴以慰生。酣醉回舟，夜涼無寐，忽憶張繼楓橋夜泊之詩，不勝清興，乘小艇，載月打槳而上。期與畫而

返至則浮碧亭下也。繫纜蘆叢躡梯而登。憑軒一望
朗吟清嘯。時月色如海波。波光如練。鴈叫汀沙。鶴警松
露凜然。如登清虛紫府也。顧視故都。烟籠粉堞。浪打
孤城。有麥秀殷墟之歎。乃作詩六首曰。

不堪吟上泚江亭。嗚咽江流腸斷聲。故國已銷龍
虎氣。荒城猶帶鳳凰形。汀沙月白迷歸鴈。庭草烟
收點露螢。風景蕭條人事換。寒山寺裏聽鐘鳴。
帝宮秋草冷。淒淒回磴雲遮徑。轉迷妓館故基荒。
薺合女牆殘。月夜烏啼風流勝。事成塵土寂寞空。
城蔓蒺藜。唯有江波依舊咽。滔滔流向海門西。

泚江之水碧於藍。千古興亡恨不堪。金井水枯垂
薜荔。石壇苔蝕擁櫻梅。異鄉風月詩千首。故國情
懷酒半酣。月白倚軒眠不得。夜深香桂落毵毵。
中秋月色正嬋娟。一望孤城一悵然。箕子廟庭喬
木老。檀君祠壁女蘿緣。英雄寂寞今何在。草樹依
稀問幾年。唯有昔時端正月。清光流彩照衣邊。
月出東山烏鵲飛。夜深寒露襲人衣。千年文物衣
冠盡。萬古山河城郭非。聖帝朝天今不返。閑談落
世竟誰依。金輦麟馬無行迹。輦路草荒僧獨歸。
庭草秋寒玉露凋。青雲橋對白雲橋。隋家士卒隨

鳴瀨帝子精靈化，怨蜩馳道煙埋香輦絕。行宮松
 偃暮鍾搖，登高作賦誰同賞。月白風清興未消，
 生吟罷撫掌起舞，踟躕每吟一句，歔歔數聲，雖無扣
 舷吹簫唱和之樂，中情感慨，足以舞幽壑之潛蛟，泣
 孤舟之發婦也。吟盡，欲返夜已三更矣。忽有梵音自
 西而至者，生意謂寺僧聞聲驚訝而來，坐以待之。見
 則一羨娥也，鬢隨侍左右，一執玉柄拂，一執輕羅
 扇，威儀整齊，狀如貴家處子。生下階而避之，于墻隙
 以觀其所為。娥倚于南軒看月，微吟風流態度，儼然
 有序。侍兒捧雲錦茵席，以進。改容就坐，琅然言曰：此

間有哦詩者，今在何處。我非花月之妖，步蓮之姝，幸
 值今夕，長空萬里，天闊雲收，冰輪飛而銀河淡，桂子
 落而瓊樓寒。一觴一咏，暢叙幽情，如此良夜，何生一
 恐一喜，踟躕不已。作小聲咳聲，侍兒尋聲而來，請曰：
 主母奉邀，生踟躕而進，且拜且跪，娥亦不之甚敬，但
 曰：子亦登此侍兒，以短屏乍掩，只半面相看，從容言
 曰：子之所吟者，何語也。為我陳之。生一一以誦，娥笑
 曰：子亦可與言詩者也。即命侍兒進酒，一行殺饌，不
 似人間試啖，堅硬莫吃。酒又苦，不能啜。娥莞爾曰：俗
 士那知，白玉醴，紅虬脯，命侍兒云：汝速去，神護寺。

乞禱飯スミカク少許來像在處兒承命而往須臾得來即飯也又無下飯又命侍兒曰汝去酒巖乞饌來巖上有龍須臾得鯉魚而來生啗之啗訖娥已依生詩以和其意寫於桂箋使侍兒投于生前其詩曰

東亭今夜月明多清話其如感慨何樹色依稀青
蓋展江流漱澗練裙拖光陰忽盡若飛鳥世事屢
驚如逝波此夕情懷誰了得數聲鍾磬出煙蘿
故城南望浪江分水碧沙明叫鴈群麟駕不來龍
已去鳳吹曾斷土為墳晴風欲雨詩圓就野寺無
入酒半醺忍看銅駝沒荊棘千年蹤跡化浮雲

草根咽咽泣寒蟬一上高亭思渺茫斷雨殘雲傷
往事落花流水感時光波添秋氣潮聲壯樓籬江
心月色涼此是昔年文物地荒城踈樹惱人腸
錦繡山前錦繡堆江楓掩映古城隈丁東何處秋
砧苦欸乃一聲漁艇回老樹倚巖綠薜荔斷碑橫
草惹莓苔凭欄無語傷前事月色波聲忽是哀
幾介踈星點玉京銀河清淺月分明方知好事皆
虛事難卜他生遇此生醺醪一樽宜取醉風塵三
尺莫嬰情英雄萬古成塵土世上空餘身後名
夜如何其夜向闌女牆殘月正團團君今自是兩

塵隔遇我却賭千日歡。江上瓊樓人欲散。階前玉樹露初溥。欲知此後相逢處。桃熟蓬生碧海乾。生得詩且喜猶恐其返也。欲以談話留之。問曰。不敢問姓氏。族譜娥噫而答曰。弱質殷主之裔。箕氏之女。我先祖實封于此。禮樂典刑。悉遵湯訓。以八條教民。文物鮮華。千有餘年。一旦天步艱難。灾患奄至。先考敗績。匹夫之手遂失宗社。衛眚垂時。竊其實位。而朝鮮之業隆矣。弱質顛蹶。狼籍欲守貞節。待死而已。忽有神人撫我曰。我亦此國之鼻祖也。享國之後。入于海島爲仙。不死者已數千年。汝能隨我。紫府玄都。逍

遙娛樂乎。余曰。諾。遂提携引我至于所居。作別館以待之。餌我以玄洲不死之藥。服之累日。忽覺身輕氣健。磔磔然如有換骨焉。自是以後。逍遙九垓。儻住六合。洞天福地。十洲三島。無不遊覽。一日。秋天晃朗。玉宇澄明。月色如水。仰視蟾桂。飄然有遐舉之志。遂登月窟。入廣寒清虛之府。拜嫦娥於水晶宮裏。嫦娥以我貞靜能文。誘我曰。下土仙境。雖云福地。皆是風塵。豈如履青冥。騎白鸞。挹清香於丹桂。服寒光於碧落。遨遊玉京。游泳銀河之勝也。卽命爲香案侍兒。周旋左右。其樂不勝可言。忽於今宵作鄉井念。下顧蟬蛸。

臨睨故鄉物是人非皓月掩烟塵之色白露洗塊蘇
之累辭下清霄冉冉降拜于祖墓又欲一玩江亭
以暢情懷適逢文士一喜一赧輒依瓊瑤之章敢展
駑鈍之筆非敢能言聊以叙情耳生再拜稽首曰下
士愚昧其與草木同腐豈意與王孫天女敢望唱和
乎生卽於席前一覽而記又俯伏曰愚昧宿障深厚
不能大嚼仙羞何幸粗知字畫稍解雲謠真一奇事
也四美難具請復以江亭秋夜翫月爲題押四十韻
教我侏人領之濡筆一揮雲煙相軋走書卽賦曰
月白江亭夜長空玉露流清光蘸河漢灝氣被梧

楸皎潔三千界嬋娟十二樓纖雲無半點輕颯拭
雙眸漱澗隨流水依稀送去舟能窺蓬戶隙偏映
挾在洲似聽霓裳奏如看玉斧修蚌珠胚貝闕犀
暈倒閣浮願與知微翫常從公遠游芒寒驚魏鶴
影射喘具牛隱隱青山郭團團碧海隈共君開鑰
匙乘興上簾鉤李子停盃日具生斫桂秋素屏光
粲爛紈幄細雕鏤寶鏡磨初掛冰輪駕不留金波
何穆穆銀漏正悠悠拔劍妖嬈斫張羅鮑兔罟天
衢新雨霽石逕淡煙收檻壓千章木階臨萬丈湫
關河誰失路鄉國幸逢儔桃李相投報鸞鷺可獻

酬好詩爭刻燭。美酒刺添籌。爐爆烏銀片。鑊翻蟹
眼滙。龍涎飛。睡鴨瓊液滿。瘦甌鳴鶴孤。松警啼蟄
四壁愁。胡床殷庾話。晉者謝袁遊。彷彿荒城在。蕭
森草樹稠。青楓搖湛湛。黃草冷飈飈。仙境乾坤闊
塵間甲子遭。故宮禾黍穗。野廟梓桑樛。芳臭遺殘
碣。興亡問泛鷗。織阿常仄滿。累塊幾蜉蝣。行殿爲
僧舍。前王葬虎丘。螢燐隔幔小。鬼火傍林幽。用古
多垂淚。傷今自買憂。檀君餘木覓。箕邑只溝婁。窟
有騏驎跡。原逢肅慎鏃。蘭香還紫府。織女駕蒼虬。
文士停花筆。仙娥罷坎埃。曲終人散散。風靜櫓聲

承

寫訖擲筆凌空而逝。莫測所之。將歸使待兒。傳命曰。
帝命有嚴。將駮白鸞。清話未盡。愴我中情。俄而回颯
捲地。吹倒生座。掠詩而去。亦不知所之。蓋不使異話
傳播人間也。生惺然而立。貌爾而思。似夢非夢。似真
非真。倚闌注想。盡記其語。因念奇遇而未盡情款。乃
追懷以吟曰。

雲雨陽臺一夢間。何年重見玉簫環。江波縱是無
情物。嗚咽哀鳴下別灣。
吟訖四盼山寺鐘鳴。水村鷄唱。月隱城西。明星曄曄。

但聽鼠啾于庭。虫鳴于座。悄然而悲。肅然而靜。其不可留也。返而登舟。快快鬱鬱。抵于故岸。同伴競問曰。昨宵托宿甚處。生給曰。昨夜把竿乘月至長慶門外。朝天石畔。欲釣錦鱗。會夜涼水寒。不得一鮒。何恨如之。同伴亦不之疑也。其後生念。熾得勞瘵。疴羸之疾。先抵于家。精神恍惚。言語無常。展轉在床。久而不愈。生一日夢見淡妝美人來告曰。主母奏于上皇。上皇惜其才。使隸河鼓幕下。爲從事。上帝敕汝其可避乎。生驚覺。命家人沐浴更衣。焚香掃地。鋪席于庭。支願輜卧。奄然而逝。卽九月望日也。殯之數日。顏色

不變。人以爲遇仙屍解云。

南炎浮州志

成化初。慶州有朴生者。以儒業自勉。常補大學館。不得登。一試常快快有憾。而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人以爲驕俠。然對人接話。淳慮懇厚。一鄉稱之。生嘗疑浮屠巫覡鬼神之說。猶豫未決。旣而質之中庸參之。易辭自負。不疑而以淳厚。故與浮屠交。如韓之顛柳之異者。不過二三人。浮屠亦以文士交。如遠之宗雷遁之王謝。爲莫逆友。一日因浮屠問天堂地獄之說。復疑云。天地一陰陽耳。那有天地之外。更有天地。必詖

辭也。問之浮屠。浮屠亦不能決答。而以罪福響應之。說答之。生亦不能心服也。常著一理論。以自警。蓋不爲他岐所惑。其略曰。

常聞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一者何。無二致也。理者何。性而已矣。性者何。天之所命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所謂理者。於日用事物上。各有條理。語父子。則極其親。語君臣。則極其義。以至夫婦長幼。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而理之具於吾心者也。循其理。則無適而不安。逆其理。而拂性。則菑逮窮理盡性。究此者也。格

物致知。格此者也。蓋人之生。莫不有是心。亦莫不有是性。而天下之物。亦莫不有是理。以心之虛靈。循性之固然。卽物而窮理。因事而推源。以求至乎其極。則天下之理。無不著現明顯。而理之至極者。莫不森於方寸之內矣。以是而推之。天下國家。無不包括。無不該合。參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惑。歷之古今。而不墜。儒者之事。止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理哉。彼異端之說。吾不足信也。

一日於所居室中。夜挑燈讀易。支枕假寐。忽到一國。乃洋海中一島嶼也。其地無草木沙礫。所履非銅則

鐵也。晝則烈焰亘天。大地融冶。夜則凄風自西。砭人肌骨。叱波不勝。又有鐵崖如城。緣于海濱。只有一鐵門。宏壯關鍵甚固。守門者啄牙嚙惡。執戈鋌以防外物。其中居民以鐵爲室。晝則焦爛。夜則凍烈。唯朝暮蠢蠢似有笑語之狀。而亦不甚苦也。生驚愕。逡巡守門者喚之。生遲遲不能違命。蹶蹶而進。守門者豎戈而問曰。子何如人也。生慄且荅曰。某國某士某。一介迂儒。子冒靈官罪當寬宥。法當矜恕。拜伏再三。且謝。搥揆守門者曰。爲儒者當逢威不屈。何磬折之如是。吾儕欲見識理君子久矣。我王亦欲見如君者。以

語傳白于東方。以坐吾將告子于王。言訖趨踰而入。俄然出語曰。王欲延子於便殿。子當以訐言對。不可。以威厲諱使我國人民得聞大道之要有。黑。衣。白。衣。一。童。手。把。文。卷。而。出。一。黑。質。青。字。一。白。質。朱。字。張。于。生。之。左。右。以。示。之。生。見。朱。字。有。名。姓。曰。現。住。某。國。朴。某。今。生。無。罪。當。不。爲。此。國。民。生。問。曰。示。不。肖。以。文。卷。何。也。童。曰。黑。質。者。惡。簿。也。白。質。者。善。簿。也。在。善。簿。者。王。當。以。聘。士。禮。迎。之。在。惡。簿。者。雖。不。加。罪。以。民。隸。例。勅。之。王。若。見。生。禮。當。詳。悉。言。訖。持。簿。而。入。須。臾。輒。輪。寶。車。上。施。蓮。座。嬌。童。彩。女。執。拂。擎。蓋。武。隸。邏。卒。揮。戈。

喝道生舉首望之前有鐵城三重宮闕欽峩在金山
之下火炎漲天融融勃勃顧視道傍人物於火燄中
履洋銅融鐵如開潭泥生之前路可數十步許如砥
而無流金烈火蓋神力所變爾至王城四門豁開池
臺樓觀一如人間有二美姝出拜扶携而入王戴通
天之冠束文玉之帶乘珪下階而迎生俯伏在地不
能仰視王曰土地殊異不相統攝而識理君子豈可
以威勢屈其躬也挽袖而登殿上別施一床卽王欄
金床也坐定王呼侍者進茶生側目視之茶則融銅
果則鐵丸也生且驚且懼而不能避以觀其所爲進

於前則香茗佳果馨香芬郁薰于殿茶罷主語生
曰士不識此地乎所謂炎浮洲也宮之北山卽沃焦
山也此洲在天之南故曰南炎浮洲炎浮者炎火赫
赫常浮大虛故稱之云耳我名燄摩言爲燄所摩也
爲此土君師已萬餘載矣壽久而靈心之所之無不
神通志之所欲無不適意蒼頡作字送吾民以哭之
瞿曇成佛遣吾徒以護之至於三五周孔則以道自
衛吾不能側足於其間也生問曰周孔瞿曇何如人
也王曰周孔中華文物中之聖也瞿曇西域姦兇中
之聖也文物雖明人性駁粹周孔率之姦兇雖昧氣

有利鈍。瞿曇警之。周孔之教。以正去邪。瞿曇之法。設邪去邪。以正去邪。故其言正直。以邪去邪。故其言荒誕。正直故君子易從。荒誕故小人易信。其極致則皆使君子小人終歸於正理。未嘗惑世誣民。以異道誤之也。生又問曰。鬼神之說。乃何王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蓋造化之迹。而二氣之良能也。生則曰。人物死則曰。鬼神。而其理則未嘗異也。生曰。世有祭祀鬼神之禮。且祭祀之鬼神。與造化之鬼神異乎。曰。不異也。士豈不見乎。先儒云。鬼神無形無聲。然物之終始。無非陰陽合散之所為。且祭天地。所以謹陰陽之

造化也。祀山川。所以報氣化之升降也。享祖考。所以報本祀六神。所以免禍。皆使人致其敬也。非有形質以妄加禍福於人間。特人煮蒿悽愴。洋洋如在耳。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正謂此也。生曰。世有厲氣妖魅害人。惑物。此亦當言鬼神乎。王曰。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而伸者。造化之神也。屈而不伸者。乃鬱結之妖也。合造化。故與陰陽終始。而無跡滯鬱結。故混人物。冤懟而有形。山之妖曰魃。水之怪曰魃。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石之怪曰夔魍魎。害物曰厲。惱物曰魔。依物曰妖。惑物曰魅。皆鬼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即神

也。神者妙用之謂也。鬼者歸根之謂也。天人一理顯
微無間。歸根曰靜復命曰常。終始造化而有不可知
其造化之跡是即所謂道也。故曰鬼神之神其盛矣
乎。生又問曰。僕嘗聞於為佛者之徒。有曰。天上有天
堂快樂處。地下有地獄苦楚處。列冥府十王。鞠十八
獄囚。有諸且人死七日之後。俟佛設齋以薦其魂祀
王。燒錢以贖其罪。姦暴之人。王可寬宥否。王驚愕曰。
是非吾所聞。古人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闔一闔之
謂變。生生之謂易。無妄之謂誠。夫如是則豈有乾坤
之外。復有乾坤。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乎。如王者萬民

所歸之名也。三代以上億兆之主皆曰王。而無稱異
名。如天子修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尊周空曰天
王。則王者之名不可加也。至秦滅六國。四海自以
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乃改王號曰皇帝。當是時僭
竊稱王者頗多。如魏梁荆楚之君。是已自是。以後王
者之名分紛如也。文武成康之尊號已墜地矣。且流
俗無知。以人情相濫不足道。至於神道則尚嚴安有
一域之內。王者如是其多哉。士豈不聞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乎。其語不足信也。至於設齋薦魂祀王。燒錢
吾不覺其所為也。士試詳其世俗之矯妄。生退席敷

維而陳曰。世俗當父母死亡七七之日。若尊者卑不
顧喪葬之禮。專以追薦爲務。富者糜費過度。炫耀人
聽。貧者至於賣田買宅。貸錢賒穀。鏤紙爲幡。剪絲爲
花。招衆鬻爲福田。立壞像爲導師。唱唄諷誦。烏鳴鼠
啣。曾無意謂爲喪者。携妻率兒。援類呼朋。男女混雜。
矢溺狼籍。使淨土變爲穢溷。寂場變爲鬧市。而又招
所謂十王者。備饌以祭之。燒錢以贖之。爲十王者。當
不顧禮義。縱貪而濫受之乎。當考其法度。循憲而重
罰之乎。此不肖所以憤懣而不敢忍言也。請爲不肖
辨之。王曰。噫哉。至於此極也。且人之生也。天命之以

性。地養之以生。君治之以法。師教之以道。親育之以
恩。由是五典有序。三綱不紊。順之則祥。逆之則殃。祥
與殃在人世受之耳。至於死。則精氣已散。升降還源。
那有復留於幽冥之內哉。且冤懟之魂。橫天之鬼。不
得其死。莫宜其氣。罄罄於戰場。黃沙之域。啾啾於負
命。嗚冤之家者。間或有之。或托巫以致款。或依人以
辨。對雖精神未散。於當時畢竟當歸於無朕。豈有假
形於冥地。以受犴獄乎。此格物君子所當斟酌也。至
於齋佛祀王之事。則尤誕矣。且齋者潔淨之義。所以
齋不齋而致其齋也。佛者清淨之稱。王者尊嚴之號。

求車求金。敗於春秋。用金用絹。始於漢魏。那有以清
淨之神。而享世人供養。以王者之尊。而受罪人賄賂。
以幽冥之鬼。而縱世間刑罰乎。此亦窮理之士。所當
商略也。生又問曰。輪回不已。死此生彼。之義。可問否。
曰。精靈未散。則似有輪回。然久則散。而消耗矣。生曰。
王何故居此異域。而為王者乎。我曰。在世盡忠於王。
發憤討賊。乃誓曰。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餘願未殄。而
忠誠不滅。故托此惡鄉。為君長。今居此地。而仰我者。
皆前世弑逆姦兇之徒。托生於此。而為我所制。將格
其非心者也。然非正直無私。不能一日為君長於此。

地也。寡人聞子正直。抗志在世。不屈真達人也。而不
得一奮其志於當世。使荆璞棄於塵野。明月沉于重
淵。不遇良匠。誰知至寶。豈不惜哉。余亦時運已盡。將
捐弓劍。子亦命數已窮。當瘞蓬蒿。司牧此邦。非子而
誰。乃開宴極歡。問生以三韓興亡之跡。生一一陳之。
至高麗創業之由。王歎傷。再三曰。有國者。不可以暴
劫民。民雖若瞿瞿。以從。內懷悖逆。積日至月。則堅冰
之禍起矣。有德者。不可以力進位。天雖不諄諄。以語
示以行事。自始至終。而上帝之命嚴矣。蓋國者。民之
國。命者。天之命也。天命已去。民心已離。則雖欲保身。

將何爲哉。又復叙歷代帝王崇異道致妖祥之事。王
便楚頌曰。民謳謠而水旱至者。是天使人主重以戒
謹也。民怨咨而祥瑞現者。是妖媚人主益以驕縱也。
且歷代帝王致瑞之日。民其按堵乎。呼冤乎。曰。姦臣
蠱起。大亂屢作。而上之人。資威爲善。以釣名。其能安
乎。王良久歎曰。子之言是也。宴畢。王欲禪位。于生乃
手制曰。炎洲之域。實是瘴厲之鄉。禹跡之所不到。穆
駿之所未窮。彤雲蔽日。毒霧障天。渴飲赫赫之洋銅。
飢餐烘烘之融鐵。非夜叉羅刹。無以措其足。魑魅魍
魎。莫能肆其氣。火城千里。鐵嶽萬重。民俗強悍。非正

直無以辨其姦。地勢凹隆。非神威不可施。其化咨爾
東國。某正直無私。剛毅有斷。著合章之質。有發蒙之
才。顯榮雖茂於身前。綱紀實在於身後。兆民永賴。非
子而誰。宜導德齋禮。冀納民於至善。躬行心得。庶躋
世於雍熙。體天立極。法堯禪舜。予其作賓。嗚呼。欽哉。
生奉詔。周旋再拜而出。王復勅臣民致賀。以備君禮。
送之。又勅生曰。不久當還。勞此一行。所陳之語。傳播
人間。一掃荒唐。生又再拜致謝曰。敢不對揚。休命之
萬一。既出門。挽車者蹉跌覆轍。生仆地驚起。而覺乃
一夢也。開目視之。書冊拋床。燈花明滅。生感訝良久。

自念將死日以處置家事為懷數月有疾料必不起却醫巫而逝其將化之夕夢神人告於四鄰曰汝鄰家某公將為閻羅王者云。

龍宮赴宴錄

松都有天磨山其山高插而峭秀故曰天磨山中有龍湫名曰瓢淵。嘗而深不知其幾丈溢而為瀑可百餘丈景槩清麗遊僧過客必於此而觀覽焉。夙著異靈載諸傳記國家歲時以牲牢祀之前朝有韓生者少而能文著於朝廷以文士稱之嘗於所居室日晚宴坐忽有青衫幘頭郎官二人從空而下俯伏於庭

曰瓢淵神龍奉邀生愕然變色曰神人路隔安能相及且水府汗漫波浪相嚙安可利往一人曰有駿足在門願勿辭也遂鞠躬挽袂出門果有驄馬金鞍玉勒蓋黃羅帕而有翼者也從者皆紅巾抹額而錦袴者十餘人扶生上馬幢蓋前導妓樂後隨二人執芻從之其馬緣空而飛但見足下煙雲冉冉不見地之在下也頃刻間已至於宮門之外下馬而立守門者皆著彭蜺鰲鱗之甲矛戟森然眼眶可寸許見生皆但頭文拜鋪床請憩似有預待二人趨入報之俄而青童二人拱手引入生舒步而進仰視宮門榜曰合

仁之門。生纔入門。神王戴切雲冠。佩劍。裹簡而下。延之上階。升殿請坐。卽水晶宮白玉床也。生屈伏。固辭曰。下土愚人。其與草木同腐。安得干冒神威。濫承寵接。神王曰。久望令聞。仰屈尊儀。幸毋見訝。遂揮手揖。坐。生三讓而登。神王南向。踞七寶華床。生西向而坐。坐未定。閤者傳言曰。賓至。王又出門迎接。見有二人者。紅袍。乘絲輦。威儀侍從。儼若王者。王又延之殿上。生隱於牖下。欲蹶其定。而請謁。王勸三人東向揖坐。而告曰。適有文士在陽界奉邀。諸君勿相疑也。命左右引入。生趨進禮拜。諸人皆俛首答拜。生讓座曰。尊

神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高座。固辭。諸人曰。陰陽路殊。不相統攝。而神王威重。鑑人惟明。子必人間文章鉅公。神王是命。請勿拒也。神王曰。坐。三人一時就座。生乃踟躇而登。跪於席邊。神王曰。安座。坐定。行茶一巡。神王告曰。寡人止有二女。已加冠笄。將欲適人。而弊居僻陋。無迎待之館。花燭之房。今欲別構一閣。命名佳會。工匠已集。木石咸具。而所乏者。上梁文耳。側聞秀才名著。三韓才冠。百家故特遠招。幸爲寡人製之。言未既。有二丫童。一捧碧玉之硯。湘竹之管。一捧冰綃一丈。跪進於前。生俛伏而起。深翰立成。雲煙

相糺其詞曰

切以堪輿之內龍神最靈人物之間配匹至重既
有潤物之功可無衍福之基是以關雎好逑所以
著萬化之始飛龍利見亦以象靈變之迹是用新
構阿房昭揭盛號集蜃鼉而作力聚寶貝以為材
豎水晶珊瑚之柱掛龍骨琅玕之梁珠簾捲而山
靄青葱玉戶開而洞雲繚繞宜室宜家享胡福於
萬年鼓瑟鼓琴毓金枝於億世用資風雲之變永
補造化之功在天在淵蘇下民之渴望或潛或躍
祐上帝之仁心騰蒼快於乾坤威德洽乎遐邇玄

龜赤鯉歸躍而助唱木怪山魃次第而來賀宜作
短歌用揭雕梁拋梁東紫翠宮堯撐碧空一夜雷
聲喧繞澗蒼崖萬仞珠玲瓏拋梁西征轉巖迴山
鳥啼湛湛深湫知幾丈一泓春水似玻璃拋梁南
十里松杉橫翠嵐誰識神宮宏且壯碧琉璃底影
相涵拋梁北曉日初升潭鏡碧素練橫空三百丈
翻疑天上銀河落拋梁上手捫白虹遊莽蒼渤海
扶桑千萬里顧視人寰如一掌拋梁下可惜春疇
飛野馬願將一滴靈源水四海便作甘雨灑伏願
營室之後合登之晨萬福咸臻千祥畢至瑤宮玉

殿挾卿雲之駿。鷲鳳枕鴛衾。聳歡聲之騰沸。不顯其德。以赫厥靈。

書畢進呈。神王大喜。乃命三神傳閣。三神皆喑喑。歎賞。於是神王開潤筆。宴生跪曰。尊神畢集。不敢問諱。神王曰。秀才陽人。固不知矣。一祖江神。二洛河神。三碧瀾神也。余欲與秀才光伴。故邀爾酒進樂作。有蛾眉十餘輩。搖翠袖。戴瓊花。相進相退。舞而歌。碧潭之曲曰。

青山兮蒼蒼。碧潭兮汪汪。飛澗兮泱泱。接天上之銀潢。若有人兮波中央。振環珮兮琳琅。威炎赫兮

煌煌。羌氣宇兮軒昂。擇吉日兮辰良。占鳳鳴之鏘鏘。有翼兮華堂。有祚兮靈長。招文士兮製短章。歌盛化兮舉脩梁。酌桂酒兮飛羽觴。輕燕回兮踏春陽。獸口噴兮瑞香。豕腹沸兮瓊漿。擊魚鼓兮郎當。吹龍笛兮趨蹌。神儼然而。在床。仰至德兮不可忘。舞竟復有總角十餘輩。左執籥。右執翻。相旋相顧。而歌回風之曲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日將暮兮清波生。細紋兮如羅。風飄飄兮鬢髮。雲冉冉兮衣婆娑。周旋兮委蛇。巧笑兮相過。捐余襟兮鳴澗。解

余環兮寒泚露漑兮庭蕙煙暝兮欽峩望遠峯之
參差若江上之青螺踈擊兮銅雞醉舞兮僂僂有
酒兮如沱有肉兮如坡賓既醉兮顏酡製新曲兮
酣歌或相扶兮相拖或相拍兮相呵擊玉壺兮飲
無何清興闌兮哀情多

舞竟神王喜拊洗爵捧觥致於生前自吹玉龍之笛
歌水龍吟一闋以盡歡娛之情其詞曰

管絃聲裏傳觴瑞麟口噴青龍腦橫吹片玉一聲
天上碧雲如掃響激濤曲繞風月景閑人老悵光
陰似箭風流若夢歡娛又生煩惱西嶺綵嵐初散

喜東峯冰盤凝顛舉杯爲問青夫明月幾看醜姪
酒滿金罍人頽玉岫誰人推倒爲佳賓脫盡十載
雲泥壹鬱快登蒼昊

歌竟顧謂左右曰此間伎戲不類人間爾等爲嘉賓
呈之有一人自稱郭介士舉足橫行進而告曰僕巖
中隱士沙穴幽人八月風清輪芒東海之濱九夫雲
散含光南井之傍中黃外圓被堅執銳常支解以入
鼎縱摩頂而利人滋味風流可解壯士之顏形模郭
索終貽婦人之笑趙倫雖惡於水中錢昆常思於外
郡死入畢吏部之手神依韓晉公之筆且逢場而作

戲宜弄脚以周旋。卽於席前負甲執戈噴沫瞪視。同
矐搖肢。蹒跚趨蹌。進前退後。作八風之舞。其類數十。
折旋俯伏。一時中節。乃作歌曰。

依江海以穴處。兮吐氣宇與虎爭。身九尺而入貢。
類十種而多名。喜神王之嘉會。羌頰足而橫行。愛
淵潛以獨處。驚江浦之燈光。匪酬恩而泣珠。非報
仇而橫槍。嗟濠梁之巨族。笑我謂我無腸。然可比
於君子。德充腹而內黃。美在中而暢四支兮。螯流
至而疑香。羌今夕兮何夕。赴瑤池之霞觴。神矯首
而載歌。賓旣醉而彷徨。黃金殿兮白玉床。傳巨觥

兮咽絲簧。弄君山三管之奇聲。飽仙府九盃之神
漿。山鬼趨兮翱翔。水族跳兮騰驤。山有榛兮濕有
苓。懷美人兮不能忘。

於是左旋右折。殿後奔前。滿座皆輾轉失笑。戲畢又
有一人自稱玄先生。曳尾延頸吐氣凝眸。進而告曰。
僕著叢隱者。蓮葉遊人。洛水負文。已旌神禹之功。清
江被網。曾著元君之策。縱剗腸以利人。恐脫殼之難。
堪山節藻。稅殼爲臧公之珍。石腸玄甲。胸吐壯士之
氣。盧敖踞我於海上。毛寶放我於江中。生爲嘉世之
珍。死作靈道之寔。宜張口而呵呻。聊以舒千年藏。六

之胸懷即於席前吐氣裊裊如縷長百餘尺吸之則無迹或縮頸藏肢或引項搖頭俄而進蹈安徐作九功之舞獨進獨退乃作歌曰

依山澤以介處兮愛呼吸而長生生千歲而五聚搖十尾而最靈寧曳尾於泥途兮不願藏乎廟堂匪鍊丹而久視非學道而靈長遭聖明於千載呈瑞應之昭彰我爲水族之長兮助連山與歸藏負文字而有數兮告吉凶而成策然而多智有所危困多能有所不及未免剖心而灼背兮侶魚蝦而屏迹羞伸頸而舉踵兮預高堂之煥席賀飛龍之

靈變玩吞龜之筆刀洒既進而樂作羌歡娛兮無極擊鼉鼓而吹鳳簫兮舞潛此於幽壑集山澤之魑魅聚江河之君長若溫嶠之燃犀慚禹鼎之罔象相舞蹈於前庭或謔笑而撫掌日欲落兮風生魚龍翔兮波滂泱時不可兮驟得心矯厲而慨慷曲終夷猶恍惚跳躒低昂莫辨其狀萬座嗚喙戲畢於是木石魍魎山林精恠起而各呈所能或嘯或歌或舞或吹或抃或踊異狀同音乃作歌曰

神龍在淵或躍于天於千萬年厥祚延綿卑禮招賢儼若神仙翫彼新篇珠玉相聯琬琰以鑄千載

永傳君子言，旋開此瓊筵。歌以採蓮妙，舞蹀翩。伐鼓淵淵，和彼繁絃。一掉航船，鯨吸百川。揖讓周旋，樂且無愆。

歌竟於是。江河君長跪而陳詩，其第十座曰：

碧海朝宗勢未休，奔波汨汨負輕舟。雲初散後月沉浦，潮欲起時風滿洲。日暖龜魚閑出沒，波明鳧鵝任沉浮。年年觴石多鳴咽，此夕歡娛蕩百憂。

第二座曰：

五花樹影蔭重茵，邊豆笙簧次第陳。雲母帳中歌宛轉，水晶簾裏舞逡巡。神龍豈是池中物，文士由

來席上珍。安得長繩繫白日，留連泥醉艷陽春。

第三座曰：

神王酩酊倚金床，山靄霏霏已夕陽。妙舞僂僂迴錦袖，清歌細細遶雕梁。幾年孤憤翻銀島，今日同歡舉玉觴。流盡光陰人不識，古今世事太匆忙。

題畢進呈神王笑閱，使人授生。生受之跪讀，三復賞詵。卽於坐前題二十韻，以陳盛事。詞曰：

天磨高出漢巖溜，遠飛空直下穿林壑。奔流作巨淙，波心涵月窟。潭底閔龍宮，變化留神迹。騰攀建大功，煙煴生細霧。駘蕩起祥風，碧落分符重。青丘

列爵崇乘雲朝紫極行兩駕青駮金闕開佳燕瑤
階奏別鴻流霞浮茗椀湛露滴荷紅揖讓威儀重
周旋禮度豐衣冠文粲爛環珮響玲瓏魚鼈來朝
賀江河亦會同靈機何恍惚玄德更淵冲苑繫催
花鼓樽垂吸酒虹天姝吹玉笛王母理絲桐百拜
傳醪醴三呼祝華嵩煙沉霜膚果盤映水晶葱珍
味充喉潤恩波浹骨融還如食沆瀣宛似到瀛蓬
歡罷應相別風流一夢中

詩進滿座皆歡賞不已神主謝曰當勒之金石以爲
弊居之寶生拜謝進而告曰龍宮勝事已盡見之矣

且宮室之廣疆域之壯可周覽不神主曰可生受命
出戶盱衡但見絲雲繚繞不辨東西神主命吹雲者
掃之有一人於殿庭蹙口一吹天宇晃朗無山石巖
崖但見世界平闊如碁局可數十里瓊花琪樹列植
其中布以金沙繚以金墉其廊廡庭除皆鋪碧琉璃
塼光影相涵神主命二人指揮觀覽行到一樓名曰
朝元之樓純是玻璃所成飾以珠玉錯以金碧登之
若凌虛焉其層千級生欲盡登使者曰神王以神力
自登僕等亦不能盡覽矣蓋上級與雲霄並非塵凡
可及生登七層而下又到一閣名曰凌虛之閣生問

曰此閣何用曰此神王朝天之時整其儀仗飭其衣冠之處生請曰願觀儀仗使者引至一處有一物如圓鏡擘擘有光眩目不可諦視生曰此何物也曰電母之鏡又有鼓大小相稱生欲擊之使者止之曰若一擊則百物皆震即雷公之鼓也又有一物如橐籥生欲搖之使者復止之曰若一搖則山石盡崩大木斯拔即哨風之橐也又有一物如拂箒而水瓮在邊生欲洒之使者又止之曰若一洒則洪水滂沱懷山襄陵生曰然則何乃不置噓雲之器曰雲則神王神力所化非機括可做生又曰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何

在曰大帝囚於幽處使不得遊王出則斯集矣其餘器具不能盡識又有長廊連亘數里戶牖鎖以金龍之鑰生問此何處使者曰此神王七寶之藏也周覽許時不能通見生曰欲還使者曰唯生將還其門戶重重迷不知其所之命使者而先導焉生到本座致謝於王曰厚蒙恩榮周覽佳境再拜而別於是神王以珊瑚盤盛明珠二顆冰綃二匹爲贖行之資拜別門外三神同時拜辭三神乘輦直返復命一使者持穿山鯨水之角揮以送之一人謂生曰可登吾背賜自半餉生如其言一人揮角先導恰似登空唯聞風

水聲移時不絕聲止開目但偃臥居室而已坐出戶
視之大星初稀東方向明鷄三鳴而更五點矣急探
其懷而視之則珠綃在焉生藏之巾箱以為至寶不
肯示人其後生不以利名為懷入名山不知所終

書小集後

矮屋青氈暖有餘滿窓梅影月明初挑燈永夜焚
香坐閑著人間不見書

玉堂揮翰已無心端坐松窓夜正深香燭銅瓶烏
几淨風流奇話細搜尋

萬治三曆仲夏吉且

梅金鰲新話

終



